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案宋史庠請老時以鎮武軍節度使改封鄭國公與此異）屢請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晚愛信幼子

多與其屬小人遊不謹至是諫官呂誨請勑庠不得以二子隨上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乎　司門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國使人習上壽儀退就幕次賜酒食所供徵薄使人竊笑初不下箸甚不稱朝廷來遠之意詔勑御厨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為二百所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契丹追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遂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使北界賊盜來奔即逐出若驚劫即捕送本國若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即善諭遣之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尚寛再任歲滿特遷光禄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尚寛在唐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為患朝廷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尚寛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諫院官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

左右近侍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洩於外者臣近登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扳門之内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故事執政生日皆有賜予詔言助其燕喜時帝在諒闇曾公亮及宋庠生日翰林學士賈黯當草詔已未黯言前日壽聖節契丹使上壽於紫宸殿罷群臣升殿閒飲才令獻一觴而退將相大臣同國休戚宜權罷賜而曾公亮亦言朝廷向來止沿舊例未經討論令黯所言實

於人情為順望賜允從詔以大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

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録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

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

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

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

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為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祭得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宗嚴之極故孔子嘆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言也公輔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王夫六經之教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歷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舍周公孔子不以為法將誰師乎昔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祖配祀踰百年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旁稽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為當今一旦黜宣祖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也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橫被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異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

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説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正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榖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陥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戻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

祀無豐於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

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

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

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並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

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配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舍周公之遺文無所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

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删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徳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抃等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載今於疇傳內掇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官再詳定孫抃講讀官也王疇臺官也司馬光諫官也

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録

庚午權判流內銓錢公輔奏請選人祖父母父母年老得家便官者免更注從之　案英宗即位擢王疇為副樞密公輔時知制誥以疇望淺不肯草詔帝怒謫滁州團練使此云權判流內銓恐有誤

辛未樞密院奏請河東陝西等路就糧禁軍年五十五以上者有子孫弟姪異姓骨肉年三十以下雖短本指揮等樣一兩指壯健堪征役之人許以為代無親戚即許召外人為代皆不支例物雖年五十五以上無疾病樂在軍者射弓七斗弩兩石聽依舊從之　令西京左

藏軍副使緣界河廵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

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邉人

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劊腸而沈之邉人畏用以其出常

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禖罷用弓矢弓韣進酒胙及宫人飲

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三月丁酉朔詔三司用内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

山陵依乾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内都知任守

忠權戶部副使張壽提舉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靈宫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真壽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京師賦麴於酒戶有常數數少而用多者不得增不及數者雖督責至破產無以償歲課久不增壽請廢歲額嚴地界為禁使各量所用買不拘數則買者宜廣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壽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壽亢子也

已酉詔郡牧都監判官位在諸路轉運使之下同郡牧事知州軍員外郎之上與提點刑獄相序以官　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缺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

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候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

外盡其恭内盡其愛使孝德日親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禄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

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

言臣累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懇訥未嘗采納然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竊惟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

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為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為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

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宫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乆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舍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田意易慮猶未為晚若固守

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畧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順顔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宫之意無由和

治萬幾之務何由治辨禍亂之源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陛下臨御已及期歲延見臣下溫然盡禮忠藎之士莫不願輸誠死節以圖報効況臣備位言職豈敢偷安然進對丹陛敷陳時政雖聽納忘勞而未嘗蒙可否其事何求治之切而降問之略也臣退而憂惻竊亦思之陛下恭默

無語皆有謂乎必以皇太后尊臨避讓不敢當其事耶將威福之柄未得其專而有所猜忌耶果如是亦宸慮未思之甚矣今日之事實繫憂危敢不為陛下一一而陳之當踐阼之初起居違豫萬幾曠日羣心震恐大臣建策志在於公非皇太后輔政無所寄及命出簾幃人知歸奉日月雖久中外怗然慈恩保翊之功德為至矣今聖體平復當追疚既往旰宵自勵與大臣協心講求治道念皇太后經歲之憂勤思所以報之之道焉陛下

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至何則累
聖成業靡思經緝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
簾幃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聖后於煩勞雖外形
避讓而中非承順得謂之孝乎虧損盛美莫斯之甚且
威福者人主馭下綱權賞善黜惡一出於已則人知畏
愛皆思歸附朞月以來天下顒顒拭目傾耳者豈為是
乎而有功者未見録有罪者得以容懲勸不及人將觧
體是倒持其柄而弗為用奚謂未得其專徒中懷猜忌

而何補於事哉况皇太后三十年保輔之心實有望陛下於今日也豈欲勞心焦思久於其政耶伏望陛下以天下為憂以宗社為計念先帝付託之重知聖后保祐之恩推心示人無自隱晦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總持綱維威福既行則天下取信斯保安基祚萬世之事也不然聖慮淵蘊終無啟發外則君臣之義不相接内則子母之情有所間恩信不及於下則怨謗歸於上或人神激怒陛下雖有獨見之明何以為保安之計哉臣所

謂今日之事繫憂危者此也誨又言臣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萬幾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為順敢不為陛下委細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衆皆嗣君冲幼親為輔翊並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内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

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
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
為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
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講求治道事無過
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宮優
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
言於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
逾期歲寰宇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

成乃全德是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艱哉以萬幾浩繁
殿下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况
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
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
均暇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幾奮於獨斷豫宣
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遊之樂上順天
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一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使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為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漸補初

抃至大名欲按視府庫賈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者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悅及官吏不足當坐徒二年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寛之皆得免昌朝乃媿服　知審官院王珪奏新編本院勑十五卷詔行之　詔諸路總管安撫鈐轄司有步射弓兩石引弩四石五斗以上者試驗奏遣赴闕試中者等第推恩

攉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丁丑乃上疏曰陛下初即位貴循祖宗之舊毋少更改至於一動一豫所以慰羣心者亦不可廢也按真宗初有天下咸平元年春三月太宗小祥畢是歲夏五月車駕出禱雨此皇祖舊典也然則喪既逾年猶在諒陰中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為游燕之事爾陛下光有天下丕冒海隅不惟都城之人願瞻日月之光望羽旄之動久矣雖四方之遠亦皆嚮風環首想聽輿馬之音以自慰也今日月遷

速即過先帝小祥雖聖孝思慕未忍及於游幸然京師
宮館所以奉真靈延福禧與列聖列后神御之宅臣愚
恐宜於外朝聽斷之暇長樂奉養之隙中外無事天體
康寧時或有所享謁請禱以表陛下尊先奉神之心雖
然在三年喪期之間顧乘輿服御或亦未當全用常制
乞預詔太常閱典故草具其儀即詔禮院詳定禮院奏
今乘輿出入諸從駕人乞不服錦繡紅色其供奉皆用
淺澹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有請上曰當與太后議

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宫下陳者盡放之出宫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宫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歳增月積掖廷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

故事應先帝後宫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美事也

癸未放宫人三百三十五人司馬光又言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宫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其始入宫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内中下陳之人競置私

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宫掖豈得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宫之人共為幾等有幾人若未定之時且虚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宫皆須幼年未適人者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宫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

之本禍福之源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

甲申御邇英閣上諭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讀講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後遂以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謹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

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為之動容俛首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為人恬静而有文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浹旬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位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

以嚮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
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
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為民父母當與
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
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逾增
猜惑不若嚮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故稱
乘輿或稱行在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
史之言選揀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

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之
間車駕早出為民禱雨以副中外顒顒之望
甲午祈雨於相國天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
驩呼相慶
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初胡宿上言竊
見前書所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見經而當時尊
次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祀之雖太和降為中祀
至會昌即復其禮仍以宰相往修祠事國家祇若舊典

列於常祀至和中因修時祭光禄小吏慢祀而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惻上仁徧走羣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况水旱之神又可闕諸臣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并祀九宫貴神詔禮院詳議於是禮官議以國朝舊制每歲雩祀外水旱稍久則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宫廟九宫貴神今列大祀亦宜准此命官就壇祈禱詔從之 案自此以下皆五月中事此條之首疑脱五月二字

壬寅詔三班院使臣無私罪有勞績及有薦舉差使十年以上者許經本院叙述或吏幹可以理繁劇或武畧可以擒奸盗委主判官先驗材器可否如願試邊事時務策者量試一道如有可取即送審院考覆取進止漸與試用仍每年不得過十人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兼待講吕公著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

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内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輙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乆欲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禀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賛成之公亮等皆曰

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詰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微見太后衣也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録并

參政韓琦家傳及王岩叟別録及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按撤簾還政事宋史不載曹后傳云后命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亦與此不合

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自是怨琦益深富弼怨韓琦事據司馬氏記聞邵氏

見聞録稱富弼謂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初無此言也

呂誨上言恭聞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在於聖世誠為慶事臣竊以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皇太后經營佐佑之助迨宣遺制力扶天步不幸三日之外陛下違豫大臣協謀乃建是策比翊輔踰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恩為至矣於廟社之計為深矣今遽宣詔命罔知其由在皇太后則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臣愚伏望宸

衷特降詔音曲形遜讓至於再三感動羣情庶幾中禮追思先帝之顧託不失聖母之懽心克全孝恭斯為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尋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爾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他術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安得不以仁孝為先且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宜關白示未敢專之意則上慰慈

顏所得多矣元元知陛下奉親盡禮孰不翕然從化帝
堯之道斯不難至也
庚戌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
臣伏思母后輔佐先帝垂三十年慈懿之範充被海內
往時國嗣未建而皇太后於陛下已有保養之勤母子
之恩可謂舊矣乃嘉祐末先帝擇嗣未決而皇太后於
陛下又有稱贊援引之力所以然者曹氏親黨之近知
陛下仁聖必可任天下也陛下入繼未半年而先帝棄

宮室皇太后手扶陛下升帝座恩德之外又有大功陛下即位數日而疾作中外震駭揺動皇太后又肯從權以當天下之務内則調治醫藥以拯護陛下外則彈壓人心以濟先帝之終事内外兵民無纖毫之警使陛下得以深處清禁累月踰時而聖體遂寧則又有保佑之勞也今陛下既南向負扆以臨羣臣車馬出幸以慰都人之望復日御前後殿修祖宗舊制雖仁明聰哲足以感悅兆庶原其本始亦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也其

所成就如此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可謂聖功之始終者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臣愚以謂母后風烈見於世者如此陛下當崇禮極情而答之於以示天下夸後世不可使慈孝之迹兩未光明願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貽於天下矣是

日詔中書樞密院叅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上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須以漸釐改又問寛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寛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富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吳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為無窮計當有所裁損知諫院司馬光言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爲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

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静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搆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决之至禁廷之内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禀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宫勿有所專如此則内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

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
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
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
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
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
際正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
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宫邸

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安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心害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茍有才德高

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朝無曠官野無遺賢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恱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宫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

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要道臣願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録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使臣具申狀皆覆奏即施行司馬光言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閤使

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牓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理恐未至穩便聞自來内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閤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為廷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

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係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閤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閤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矣光雖有此書其從違當考

丙辰上皇太后宫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

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潁王謂維及孫思恭曰慈壽欲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王陶達意於政府果得之他日二人獨見維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親政内外上下事體已正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宫而已他事勿預也按實録佾制下太后猶持之不知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事具六月戊午

學士院奏詳定改勅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

此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及宫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伏以臣聞出於天性之謂親緣于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于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也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欽

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后䟽曰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静之節無不

合宜率土民臣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寛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國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

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内子婦有以恭孝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内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

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纎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絶之深怨愚知所同知也皇帝去歳得疾之深容貌言辭誠或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歳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懐分甘哺果拊循煦嫗有恩

無威今既正位中宫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懃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

雖賜之坐如待踈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宫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

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畏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纖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

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
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
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
其人勿置左右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
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
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
以温顔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語笑與
之欣欣相待如一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

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内外無患名譽光美
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
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譏謗之口流於後世二者得失
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
政授之而獨于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
何哉方今宫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皇帝皇后長公
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
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踈者獨肯受

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于為天下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令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徬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令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悦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報効也　呂誨言于上曰事有

至微關利害之大者宜為首務自古有天下者録小勞而賞之則有大功者無憂忘宿怨而用之則反側者皆安今日事疑有闕焉豈宸衷思之未暇將行之有漸也外議籍籍皆謂宦官輩多有反側得非疇昔所憑附為之易慢或經年以來伺兩宫間隙譏言得進自惟其咎不能無震慴之心是亦小人之常情爾在聖德豈應念此臣伏望天慈曲為容覆向者所聞皆置度外左右給事經年以來雖竭竭勤謹亦得為勞當録之不遺必欲

其去因以恩貸處之外任可也假借之過其來已久前世禍亂宜為近監況制御之術甚易在陛下掌握而已唯不宜施於今日安其反側於體為便願此類誠何足惜所係者朝廷之大患臣敢不罄愚直上干天聽唯明智察焉　呂誨言于太后曰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德雖前世有還政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輔翊之功及形謙謙之美者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閫外議以符實未

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審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鑒照天下幸甚　太后之未還政也侍御史知雜事龔鼎臣殿中侍御史裏行傅堯俞上疏鼎臣疏曰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推擇主上立以為子實殿下相之一日宫車晏駕殿下銜哀隱苦定策于頃刻間

立主上為天子主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决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宫輔養數月自中都至四海奠枕如昔者皆殿下所賜也今主上聖躬既豫車駕兩出宜于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及是又上疏曰伏覩手書還政殿下優游房闥尊安內朝人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蟲草木無不欣喜然自降手書今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致上前符寶之重與神器相須久而未還盖揺羣論臣竊為殿下惜

此宜戒職掌之吏速歸御用之寶不緩也十三日下手書還政鼎臣云令已二十日矣則閏五月初符寶猶未歸上前也令且以鼎臣疏附五月末按治平二年二月戊午英宗云如冀鼎臣乃未嘗言事不知鼎臣本傳何從得此疏韓贄作鼎臣墓銘亦云勸太后捲簾還政本傳或因墓銘更有增飾也

閏五月戊辰宰臣韓琦遷右僕射曾公亮遷戶部尚書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案宋史弼未嘗為戶部尚書此疑誤張昪遷吏部侍郎上御延和殿召琦等入謝琦等辭以方陳避不敢入固召之既視事入復出御延和以俟琦等遂入謝

命坐賜茶粥以不預定策懇辭昇以病在告不入叅知政事歐陽修趙槩為吏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為禮部侍郎

己巳禮部奏鄉貢進士李嘉言等伯父為道士而死請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許其應舉從之

辛未詔御史臺閤門舊十日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令大書為册月上之又詔樞密院年一進者亦令為册

癸酉又録班簿以進 是日富弼具奏辭所遷官曰臣伏為令來

恩命出於殊常面辭者三上文字奏免者再于今未聞
報可此蓋天聽高邈愚衷未達不避煩瀆須至更盡區
區伏惟聖明曲賜垂納非獨臣之幸也臣竊聞制詞敘
述陛下即位時以臣方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
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效而推今日之恩此乃
當直學士執筆之際不得其詞遂巧為之說然迂遠已
甚矣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秘其請其
于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

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假如取臣前議為勞此特絲髮之微何足加賞令陛下録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無子立陛下為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皇太后密論料陛下亦自知之又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子名居禁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姦人所喋不無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悉皆闕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為計偷送食物之類者甚多陛下豈

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之夕中外惶駭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天下萬務無所取稟大臣列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也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識無識盡知皇太后始終無所負于陛下也臣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聖㫖如

此者凡近一年此足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壓而輒生異同也臣又見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為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荅則可以稱副而反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脩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恠今陛下清明剛健專决萬務而祭祀孝養之

闕殊無增加皆如故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
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喻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為仁
宗嘗有小慼則陛下終不得立矣是所慼不能害陛下
大事若為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元因陛下服藥從大
臣之請況復令來已盡還政于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
陛下之權也臣潛料二大節皆陛下所不樂者不能慊
於心也然今則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為恨而
終不可解耶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此是

刺周幽王詩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為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吴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為傷心心料中書亦聞其説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此知者尤甚動心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二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

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録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大凡以仁恩道德感人者其所感深以爵位金帛感人者其所感淺深則人至死不忘淺則人有時而移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内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歠菽飲水奔走陛下以死無

悔尚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終不感恩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只係于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恤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畧無畏憚也臣

謂幽明之間天人之道昭然甚可畏也自古盛明之君未嘗不欽天道順人情則國祚長遠昏亂之主未嘗不逆天道背人情則國祚短促禍福之來疾如影響陛下若都不以天道人情為急而但務從已之所為異日別致憂患則非所以主持宗社之計也恭聞陛下在藩邸時屏去聲色雜伎藝惟留心經史遂博通古今之學誠一代之英主也而何獨於仁宗皇太后孝心有所不至如此之甚乎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謹此辭免恩罷妄

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不勝大幸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仁宗祭祀盡恭謹之道事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勤不已則孝德自然彰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勞而治此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豈不美歟豈不盛歟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焉弼復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于朝夕矧敢曰養之

至乎臣謂天下為人父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葢家家欲其子孫化之而為孝子順孫也況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耳凝聽有甚于天下之人心也但聞陛下於仁宗祭祀皇太后孝養略有加于前則臣唱一為十傳達於士大夫使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為人父母之心且以廣吾君至孝之德于外遂成孝治之朝也所恨近日寂無他聞與服藥時所聞者都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聖明也又詔曰令

既昜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此乃視草學士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語耳臣累奏勸陛下盡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盖有上之所訦云爾豈可便謂之戾乎又詔曰朕初政而下反汗之命何以示天下臣謂帝王號令無故中輟誠為不可緣臣忝冠樞密預執政八人之列已出陛下殊常之命然臣之來在陛下即位服藥後數月矣今陛下推恩策立勲臣七人者而獨遺臣在聖意誠必難處遂

并臣及之此陛下固當然也而臣自知于陛下無分寸勞效輒懇辭之亦當然也若不自愧恥隨衆受之陛下天地為量必能恕臣之貪猥其如朝廷士大夫以臣為何如天下有識者聞之又以臣為何如臣位居百辟之上而為人指目如此豈不玷辱陛下命令乎命令至此而不反者是謂遂非是不能更化也以此乃知向之與臣遷拜是陛下不當行而勉行之後因臣再三辭避而罷之是理合追還不為反汗明矣韓琦等七人勲烈彰

灼明如星月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况巳批答斷來章伏望聖慈促令入謝以快羣望臣即乞速詔學士院允其所請兩皆得宜亦所以免頻聒宸聽也弼又兩奏卒不聽弼乃受之

癸酉詔録學士院具員御史臺班簿各一本以進　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敵憚而惡之使人經過滋與飲勸酒皆不應異時涿州數以細故移文往來及是罕有至者敵

常大飢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樓櫓至於簿書米塩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上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内亂勵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賢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性豪邁無防檢用王忠嗣統

制萬里如忠嗣忠純可矣如安禄山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上皆以為然

己丑御史中丞王疇為翰林學士占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上問輔臣曰京曷為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繁劇故求去爾又問京為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府歲餘處事無過

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為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爾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繫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此事據寶訓附見不審何月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至二百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徐天柱

謄錄監生臣陳埴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元年夏六月己亥進封皇子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為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曰以宗支甚衆而誘導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為之教授傳不云乎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盖子弟之學非尊屬勉勵則莫知勸若不
率教其令尊屬同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職大宗正
司察舉以聞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
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皇
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
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學
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
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況為學之道尤戒

中止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兩朝正史從質傳云從質字子野少篤行為人修潔嘗割股肉療其兄從謹疾已而自被疾廢朝請奉已儉薄歲時得祿賜博致珍異物獻御厨以萬計帝異之遣使問所欲對使者曰臣蒙國厚恩不幸嬰疾念無以將誠意故為此耳非有所覬也帝復遣使固問之乃曰陛下過疑臣有所覬必不得已願為臣諸位擇儒官教導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異之為增教授員終左屯衛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宗室無少長哭之盡哀贈安州觀察使博陵侯按從質德昭孫惟忠子卒於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實錄有傳但載官爵遷除並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從得之割股已見天聖五年十二月庚寅獨請增教授員及從質建議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學官附從質傳當考

癸卯貢院奏准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按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令宗室壻皆三世食禄有人保任乃得充選比工商雜類納財受官流品為勝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贈仁宗昭儀俞氏貴儀翌日又改贈賢妃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顥王下詔答不允

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

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佐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為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两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舊制大宗正司止領宗室事宗室女中人主之内外僕使隷管勾所宗惠請悉罷去總於宗正人以為便

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此事附見

戊申詔大敕紫位皇子頊在冨弼上顯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年賜大綵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樞密院言所管大使臣約一千一百餘員逐

人脚色内舉主不少内除右職見有閤門班簿照會外其文臣两省官已下至京朝官隷御史臺中書門下两省或審官院每身亡致仕分司犯黜降之人本院别無關防無由得見詔御史臺中書門下省或審官院内有係本局所管官員仰今後每有事故承受文字後限三日内供樞密院其右職横行及諸司副使門祗候已上即閤門准此仍仰逐處今後有樞密院帖子批問官員存亡事故限當日内批答赴院此據會要元年六月事今附見當刪取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初睦親宅盈州觀察使宗旦等五位廣親宅原州團練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孫衆多而所居狹隘遂命度故上清宮地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為睦親東宅克戒等二位為廣親東宅有司方營造而天章閣待制王獵建言取睦親四旁官私屋以廣兩宅旣遣戶部副使張燾等按視而上以騷動居人頗多不許貽上清所修七位無復餘地而皇族蕃衍恐後有當遷者命別擇地燾言芳林園中居宗室已多其地

有餘可不擾民而足遂作宅於此園從宗旦等七位而其後有求從者又廣宅而從焉克戒德雍孫也宗旦已見至和

二年六月 知太原府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會要六月十九日事

乙卯上謂宰臣曰程戡如何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上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爾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

丁巳詔歲賜皇子穎王公使錢三千貫顥二千貫頵一千五百貫

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穎王府翊善賜金紫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初淮陽郡王將出閣以陶等為翊善記室侍講至是進封穎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閣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為兩王記室侍講穎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

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
侍王坐近侍以弓様鞋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媿色
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
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
彌縫猶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
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宮僚所致宜
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
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

戒王曰陛下親總萬幾内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勿有所預也曹佾除使相在五月丙辰維戒王事據司馬氏日記舜靴事據邵氏見聞錄然日記語太察今畧加删潤又有王陶與史昭錫深交反議與任守忠用平狀為守忠所掎事當考先是司馬光及呂誨皆累奏乞寢罷兩府遷官詔不從於是誨復奏曰臣聞韓琦等各已受新命臣不敢更有論列但取前降制詞之害義者以聞蓋重朝廷法制而正論功之體事雖既往猶足補於將來區區之誠唯所省覽賜琦制云藩邸側微首議建儲

之策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曽公亮則云公旦之輔成王子孟之立宣帝皆承統緒之正且無疾疹之憂富弼則云徃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逮茲纂承出於緒論敢舉此一二而言之書曰虞舜側微為庶人故言側微陛下太宗之孫濮王之子仁宗之姪官為宿衛地居親近勢在崇高入繼大統於體斯正豈側微之謂也昔豫鄂褒三王不壽先帝以陛下鞠育宮中蓋知歷數之所在皇太后保護如所生焉此

之恩意天下共知在至和中建議者甚衆迨嘉祐七年韓琦等成先帝之意固請遂正儲副之任於宗社誠為忠焉於陛下誠有力焉謂功逾周霍則近乎虛美周公大聖人固不當倫擬敢以霍光之事明之光事孝武三十餘年輔昭帝登極終其世儲嗣不立昌邑入繼既而昏亂立曾孫以代之是為宣帝光佐數世宣帝即位益光國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襃嘉之語止是而已觀今之草制有若戲焉且如建

儲定策始議之終立之皆自琦等則是大寶之位繫人臣之力於義可乎其如先帝之命何其如皇太后之恩何陛下紹德尊親之道固若是乎成陛下之失者在此辭爾所以公議憤然不平數大臣者向時之議果邀今日之福臣非為陛下恡惜一官薄輔臣功業所惜者國體之重輕爾亦恐大臣不易當之貪天功以為已力得謂之安乎漢哀帝賞朱博之徒斯亂世之事可以為監而不可法也臣所以不願陛下賞韓琦等功正為是也

事雖已往伏望陛下記録於中不必顯明或異日轉官
以輔翊之懃忠誼之節襃之體斯得矣臣又聞近日抗
章謂諫官不合論列臣料之不過以陛下即位方行爵
賞遽此沮議不當允從果不計政令之得失賞罰之當
否則諫臣之言罪不容誅矣臣竊思之陛下践阼以來
天下拭目傾耳有所待焉威福一行宜其怨讟因是而
貫天下之怨以歸於上所謂近臣者忠耶佞耶微斯人
之言陛下應不至深惑經云事君者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
案原書匡俱作正宋時避諱故也今並改
臣所以向來不敢將順於陛下者迫公議之未允也臣豈不知拂戾人主罪在不測容悅輔臣身當有益愚而自守者知其職分也

辛酉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帛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絳州團練使嵐石隰州沿邊都巡檢使楊遂乞比總管鈐轄舉所部使臣詔許歲舉二人自今著為例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真宗時知制誥所謂九國者吳楊

行密南唐李昪閩王潮漢劉崇南漢劉隱楚馬商西楚
高季興吳越錢鏐蜀王建孟祥也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三司使蔡襄為請
言特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
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注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初京
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重
長民之官故有是詔

丙子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誠州團練使董戩為順州防禦使會要六月十七日詔嘉勒斯賚每年添大絲一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子董戩加防禦使每月添大絲三疋角茶五斤散茶十斤宗斯賚添絲已見六月十六日辛亥而董戩加防禦使及今乃書之與會要異當考

司馬光言臣累奏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內備非時宣名亦曽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曽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內外之臣

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宫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

崇文院令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司馬光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不得其時今附見七月末光言今已秋涼故也或移就九月初

八月案此處原本誤脫日干詔自今大卿監未嘗任兩大省以上官因體量老病乃乞致仕者恩澤減舊之半

丙辰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為保信節度使蘄州安置初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

及上即位不豫遂交鬬兩宫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吕誨交章劾之誨言陛下即位之初内臣反側謂聖斷罔測中外憂之臣嘗進言乞聖度容覆處置宜緩盖欲威令之行得其至當此區區之心也不意今日大姦尚存衆怨未平謗議益甚敢不以聞上達天聽所謂大姦者任守忠是也自昔遭遇先帝以俳優畜之天聖中勾當御藥院坐教坊使田敏公事配岳州章獻太后令内供奉全克隆就福昌寺杖守

忠二十監送配所後因父文慶陳乞放逐便只於街市鬻販規利深結御藥江德明遂援引再授高品旁緣致身於此昨嘉祐中臣僚請立皇子先帝與太后屬意陛下日久守忠百端沮議幸在幼君以要後福賴天意不移宰臣韓琦等力贊成之先是誣毀宗懿不孝乃其本謀也逮先帝晏駕太后主持神器大臣盡忠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藥經年守忠構造語言交鬬兩宮唯幸慈孝有所不至曁迎先帝木主下禮院定太后出入儀式

守忠堅欲用乾興之例非聖后賢明幾為守忠所誤今春揣知太后有罷同聽政之意掠功於已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來但聞陛下孝養之闕今夏以後只聞太后慈愛之失騰謗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語言離間宮禁者非一亦不出守忠朋黨衆所共知原其用情誠國之賊自先帝棄世守忠於宮禁公取財貨其數不貲近又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於中宮不唯自邀厚賜以固恩寵其實窺伺陛下將以諛言狡計乘間而入矣今內

臣皆云本省差遣膏潤優便守忠專其餘利親舊孤寒者非貨賂交結無由得之仍云宮禁事無巨細皆出守忠不知有君父之命外臣聞之莫不痛心憤惋其惡萬狀不可勝陳竊恐養患日深勢轉難制伏望聖斷速正典刑并其朋黨擯斥則中外皆得安矣即位之初恐當作親政之初更考詳之

光又數其十罪曰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禄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詖諂謟諛苟求悦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

委之差遣而凌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狥私畧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不為少而資性貪惏老而滋甚竊盜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胷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宫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塋

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匄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靈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擁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墮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為皇

子守忠内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絶内外
進對甚希使先帝為陛下之父不得施為父之恩陛下
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
陛下纘繼不幸遇疾皇太后權聽政守忠乘此際大逞
姦謀鬬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
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
負恩之謗交鬬兩宫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
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

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
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順顏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
而相時隨勢計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
時讒陛下之計為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
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
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
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
忠輒敢為皇后畫策並不稟聞皇太后傳教旨開祖宗

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悦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為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翌日遂黜守忠

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吕誨言入内都知任守忠交闘宮闈光又疏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為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

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預有勞願少寛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耶上韙弼之言于是琦怵然失色却立數歩邵氏見聞録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有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宫時司馬温公知諫院吕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嗚呼魏公真宰相也歐陽云吾為魏公作晝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此按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毁琦特甚見

聞録舉琦又過當今並不取　柴守忠之竄由于司馬氏之疏而琦實贊成之宋史于光及守忠傳互有牴牾此書盡歸美于司馬氏亦未可盡信也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饑民　司馬光言臣昨上殿陛下宣諭以内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即奏陳以為非便今入内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使宫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尚不收還威福之柄則

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内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内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裹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勤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内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見闕藥院四人亦乞陛下遵舊例於

內供奉官以下自以聖意選擇忠信謹重可託腹心之人使之勾當光行狀亦言與呂誨同論誨無此疏今從光集掇附見

司馬光言

陛下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則言陛下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令陛下奮發

英斷屏絀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悦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宫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有屢違忤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宫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顔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

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失
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
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
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欲陛下深更留意
爾
初天聖七年置武舉皇祐元年詔罷之嘉祐八年樞密
院奏以為文武二選所闕治亂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
學無術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以撓師律不若素習韜畧

頗嫻義訓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武
人稍有聲稱者多由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明矣
即詔兩制詳議所曾舉業及較試取人推恩之數兩制
議請隨進士等科開設許在京管軍及正任横行使副
使知雜及三院御史諫官府界提點朝臣使臣在外安
撫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三路知軍州及路分總管鈐轄
各奏舉一人試策及武藝優者與殿直次三班奉職借
職殿侍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絶倫者取旨學士賈

黜又奏請如明經之制於太公韜畧孫吴司馬諸兵法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釋辭明理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畧可施行者為通詔從之而令每開舉則兵部至歲終具所舉人名數以聞至明年三月命館職兩人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命馬軍司試弓馬武藝具所試等籍送試官參校合格以名聞至八月則命官與判兵部同試策於秘閣命直學士以上及正任或横行使一人與軍頭司試弓馬武藝以所

試等第籍送秘閣試官參合格者以名聞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按會要嘉祐八年十月八日密院初建請治平元年三月二日王珪等上條件二十一日貫顯乞試鞱畧四月九日詔六月十五日并八月十九日密院奏皆武舉條件今依實錄聯書之仍畧刪修使不相抵牾蓋嘉祐八年始議治平元年九月議定乃降詔其降詔固緣密院建請非治平元年九月方建請也

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

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准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為祫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朞之内接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禫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謚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詔令更議復奏曰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啟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啟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皆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為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禮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啟奠告謚而謂所制不必有

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潤筆自此旣塟而請謚者甚衆歲月寖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周公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詔自今得謚者塟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塟牒

史館及以付其家即狥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塟請謚者更不定謚臣等謂宜如舊從之　翰林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也復賜告每燕見諸學士問敞疾少間否賜以新橙慰撫甚厚

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柬之進讀以其自

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東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洛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邸人方觀望願曲為容覆嘗令押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接坐退王入謝帝欲其從容敕毋即謝留東之食翌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也帝甚悦二事附見當考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絶供饋宗出不遜語宜

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愬於押伴張覲
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
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
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引伴有此對是
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復辨
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
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路熟戶擾邊寨

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
詰問司馬光言閒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誅討之順從柔服則
保全之不避強不凌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
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
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
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
忽略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

恥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户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諒祚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

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